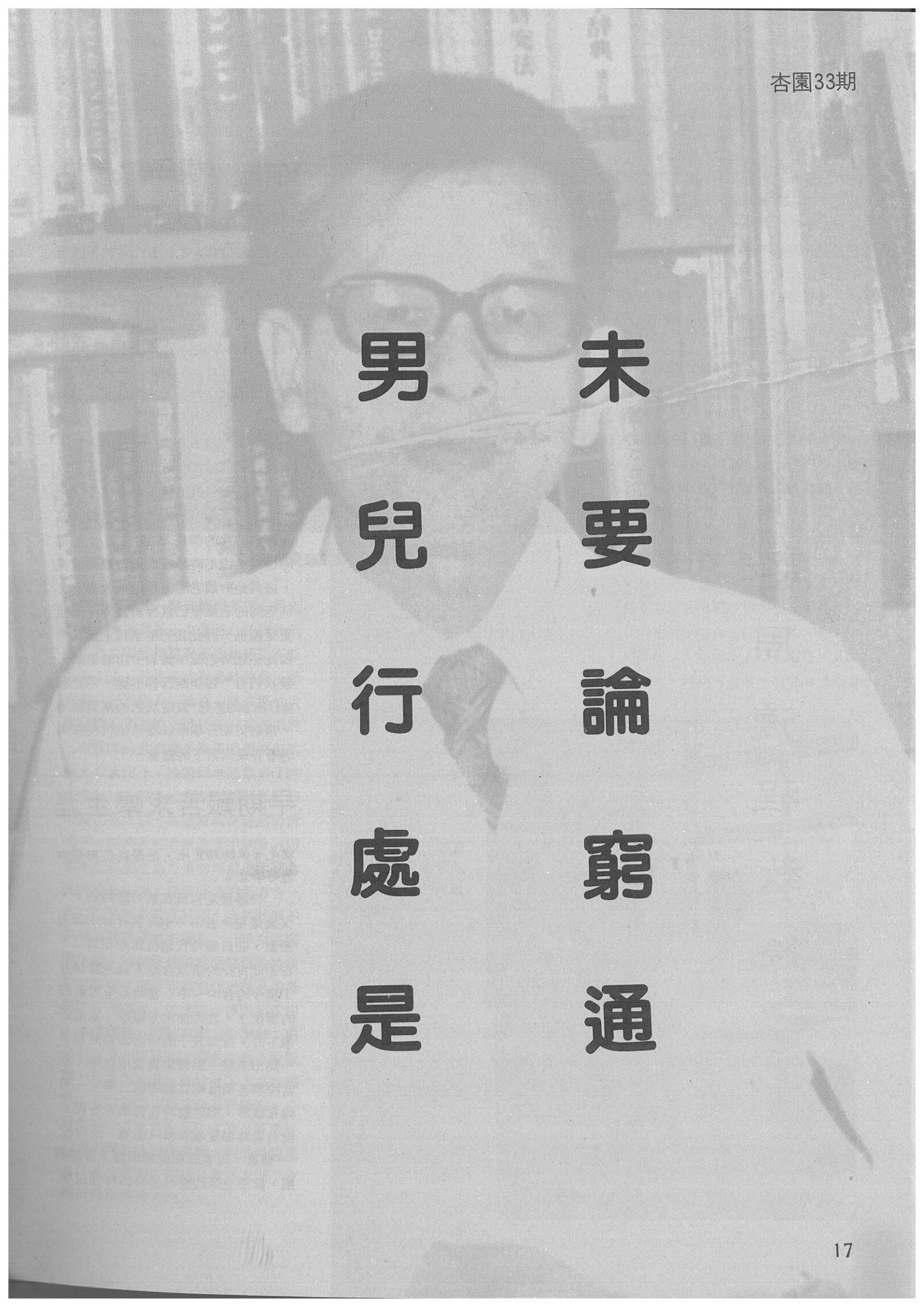


未要論窮通
男兒行處是

記周德程教授

丁勇志

楔子

解剖狹道紆迴眞是傷腦筋，常是呆坐桌前憑想像。不知當你踏入解剖領域時，是否有此茫然。面對繁雜的名詞眞有些感嘆不知該如何過此隘門！尤其是讀到神解常認爲若沒有大師教導，則一定唸得索然無味，沒有半點成就感。在本校幸運的是，我們有一位解剖界的泰斗—周德程教授孜孜不倦地在教導。對於其上課的精采，我認爲引述同學的話最能傳神—能把一門摸不著如此抽象的神解，講得如此傳神如此有含涵，讓我們覺得很有成就感眞不愧是名不虛傳。這不是奉承，而是出自內心的禮讚。甚至醫專時代的學長回述當時上解剖的情景，還不時地探問周教授的近況，這眞是對周老師教學的最大肯定。周老師的名聲早已飲譽於醫界，學生更是遍佈，因此我們不須錦上添花，而是感謝周老師不嫌於中山的簞陋，讓我們有"醫學幽深探不盡，但把解剖仔細看的感覺"奠定我們的基礎醫學。當然更期盼學弟妹能珍惜沉浸在周老師春風沐雨下的機會。

早期艱苦求學生涯

他是一位腳踏實地，抱著感恩回饋心態的學者。

周教授是生長在新竹縣的鄉下，父親是現今台中一中的前身台中高府畢業，在日據時代地位算是相當高。在如此良好的環境含蘊下周老師擠進了現今的台中一中（當時是全省最好的學校）。然而後來光復後，家境逐漸不好，身爲長子的周老師當然想早一點出來賺一點錢填補家用負擔。在當時聯考制度剛實施的第二年，一切尚在雛形，突然臨時宣佈加考物理，況且當時制度填志願只能填一所學校一個系。周老師在此種環境下參加聯招，據周老師回憶說當時因物理沒準



正在解剖屍體的周德程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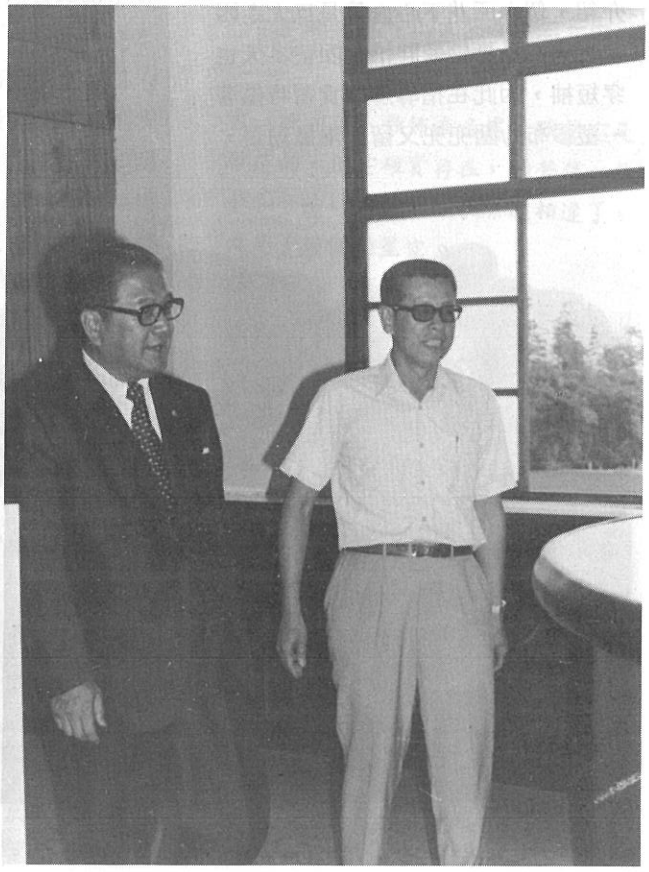
或許你曾經狂傲的卑視，動盪不安的狂熱在你血管沸騰。然而當你漸漸地成熟，你感到迫切地需要學習，不必要埋怨歲月的無情也不須後悔失去太多，只須面對生活，平復胸中動盪不安的潮汐，實實在在地去撿貝殼，否則你一個也撿不到。

或許你曾經狂傲的卑視，動盪不安的狂熱在你血管沸騰，然而當你漸漸地成熟，你感到迫切地需要學習，不必要埋怨歲月的無情也不須後悔失去太多，只須面對生活，平復胸中動盪不安的潮汐，實實在在地去撿貝殼，否則你一個也撿不到。

周老師，由生物踏入解剖領域可說是機緣。雖是面對生物範圍的一門，却倍感心理壓力。在當時蔡滋浬院長（當時兼高醫解剖主任及教務主任）的指導下從如何收集屍體、如何防腐做起，至最後一人單獨處理。其間的辛勞，眞不可言語。周老師透露當

踏入解剖領域

備好故只差了一點成績而落榜（周老師填台大醫學系）；當時心情固然沉重，然而因經濟情況不佳故認爲不能再拖下去，於是考慮進當時設備、師資相當好的師大生物系，就在第二次招生時（十月份）進了此一高等學府。在當時的教育體系畢業時須交畢業論文（大四），於是周老師觀察了許久決定以吳郭魚的生長和環境溫度變化爲主題討論，在當時設備簡陋的情況下，得到教授的首肯著手試驗。這種外來引進生長力強的魚種也因周老師的帶頭研究，爾後師大方面方有一系列的吳郭魚徹底討論。當然此舉不僅得到基隆試驗所所長（當時在高醫教生物）的讚賞也得到教育部的特種教育基金。當時年盛的周老師有著滿腹的研究熱忱，他認爲台灣四面環海，水產該是一門很有潛力的學科；然而教育部一定要師大畢業生到各校服務，於是周老師只好放棄了水產的職員。（周老師笑談當時若無轉機，今日他該在水產界服務！）於是周老師乃至高醫當生物系助教。因此可說是人生沒有絕對的事物，然而上天不會埋沒肯默默努力的人。



教育部蔣彥士部長蒞校視察，由當年任教務主任的周教授接待。

時私底下每天須下很多的功夫來自我加強，猶如每日面對考試。或許此一認眞執著的態度博得蔡院長的暗自欣賞（誠如大家所知蔡院長是一位豪放的人，然而私底下却在暗自觀察）當完兵回來，周老師也升上了講師。每當蔡院長上組織課前，周老師必先複習，對於蔡院長要講解的部位能很快調上（當時是用顯微鏡投影、無所謂的放影機），如此積極的學習精神和態度眞令我們汗顏。周老師認爲當時的上課機會很多，也因蔡院長年紀稍大，偶而會要求代其上課。因此他花相當多的時間去唸，訓練自己如何去組織然後有系統地講出來，這一訓練對其個人幫助甚大。在解剖實習方面，周老師平常跟同學一起做，每年自己還選了一些屍體自己做。而周老師自謙從民國50.年至中部中國、中山指導同學作大體解剖，同一年有 3.次解剖實習，因此做多了做熟了。其實私底下周老師常常自我充實學問，想想能把一複雜的人體予以如此詳實的系統介紹，個中所花下心血眞是巨大！因當時蔡校長身體較胖怕熱即使冬天也穿短袖，因此在指導解剖實習時僅著一塑膠布的圍兜兜又留著兩撇鬍鬚，



周教授擔任教務主任時，參觀學生社團活動。

由於這種情況蠻像市場上的屠夫，因此從第二屆高醫同學就幫他取了一個親暱的外號—殺豬的！

高醫時期



講解腦的解剖

眼淚滑過臉頰，注入嘴角，以苦澀的喜悅喝了那有鹹味的淚水。或許這就是生命，在每一時刻都有一埋伏，曾經想矛盾地放棄但仍是執著地往前，要在日後不經意的回顧地才會恍然，以往種種的牽絆曲折，不也構成一種美麗的思索啊！

在高醫起初時代周老師和杜聰明院長及蔡院長都住在一租來的樓房。或許周老師挺能幹的，杜院長常要周老師幫其做會計工作，起先生活習慣很不能調適，後來就逐漸發展出一套睡眠的三民主義；即中午午睡，晚上吃飽飯後就閤眼一下，然後工作至一點多方入寢，這種習慣周老師至今保持。因此每次晚飯後，他的小孩常笑著父親，不是在看著新聞報導而是在睡覺，只有頭先標題報告和最後的氣象報告知道，其餘皆在沉睡。關於周老師的婚姻，大家或許都不知這原來是蔡院長作的媒。由此可見蔡院長對周老師學習及治學精神的欣賞程度！然而起初在當時高醫的薪水並不高，周老師回顧當時抱著兩個雙胞胎（一男一女）雙手餵奶，深感歉意因無法提供孩子較好的奶粉。當時的心情低



周德程教授的日籍恩師勝田教授（坐者）

沉，眞想中間轉途，但最後忍住了心中的不滿，因爲他相信不好的環境終有過去的一回。爲此周老師特別勸勉中山同學，路是自己走的，覺得十分不滿意就該毅然重考，不要整日生活在低沉中，浪費時光。既然學校有心想辦好，能改革的就反映給校方，不能改革的也該體恤學校的艱辛，不要一味地抱怨和偏激，搞得自己學習意志低落，最後吃虧的還是同學本身。並且同學也該想到自己也該負一些責任，不要把過失全推給學校。就在這樣的艱辛環境，周老師一步步地爬上了解剖界。於民國43.年周老師跟隨蔡院長至中山來教學。當時學生人數少，學校剛建立，可謂相當艱辛。而隨伴從高醫來中山上課的尚有鄭傳對教授（即現今台大解剖科鄭聰明教授的父親）。當時蔡院長講授內臟及血管，鄭教授講授肌肉。然而當時中部屍體來源不全，而高醫則因蔡院長和杜院長奔波有關機關，因此建立一套相當良好的制度，一年屍體曾經多至50.具，學生平均每10.人即有一具。原本台中也想用相同方法努力，但始終有一些困難，當然直至最近兩年來情況方有改善。因此在當時由於有周老師和蔡院長的居中聯絡，才每年由高醫運屍體至中國、中山幫助其教學。從民國43.年至60.年幾乎年年如此。在當時之交通環境不便，周老師仍一星期在中山有12.小時教課（即星期日前來至星期三或星期四方南下）民國60.年8.月周老師移至北醫教學。而民國64.年因蔡院長爲中山改制而奔波，積極想擴充教學，乃邀周老師成爲專任教授，當時和周老師至中部的有病理科黃德修教授（民國70.年轉至台大醫學院病理科）、微生物科許文雄教授、以及當時擔任周老師講師的廖克剛教授。當時由於蔡院長的奔波努力相繼來了許多位好老師，並且學校醫院也增添了許多的設備，乃於民國66.年正式改制成爲中山醫學院。

篤實的治學精神

有一種希望，散佈在各處，雖然它是渺茫的，但它確實存在，憑著信心執著和一份的熱悉，他們際遇相逢了，燃亮了整個的星空。

談到如何從事研究，周教授稱謂當初跟著執著的蔡院長跑遍山區做人類學的調查研究，從那裏學到不少東西。後來在高醫跟同仁研究台灣猴子的血管，周教授試著將台灣製的***PVC***打入猴子血管以研究其細小分支，當時有日本教授至高醫訪問，隨行的勝田教授相當激賞周老師，自謂將幫他申請獎金（須知日本是不大給獎的國家，除非你有成就）。或許這就是機運，周老師負笈日本研究學習，由於一貫的認眞治學精神，指導的兩位日本教授在其得博士學位後想留其下來服務，但周老師還是毅然回國。這種

熱愛鄉土的精神眞是令人敬佩，不知同學知否，解剖室展示的標本全是周老師早期在高醫的研究心得，其實力和治學的嚴謹可見一般。

離開中山到陽明

熱情的眼神，齊集到您飄逸的風采，嚮往的心情，猶如黑夜中的影子，我們輕輕地唱出我們的讚美聲，讓歌聲充滿著溫馨，低聲地迴響著—我們敬愛您！

周老師謂其第一次和韓院長相遇乃是醫學院評鑑時，然後受邀至陽明演講。韓院長和其談話後，表達了希望他留在陽明服務的意願，並願意提供他一些研究的設備。周老師當時很猶豫，畢竟中山始終是他最懷念的地方，何況董事長夫人的十分厚愛，器重他。然而想著以往從來沒有好好地與家人團聚，一天到晚在外奔波，一星期有一天半的時間在家裏；何況中山已上軌道，因此使決定接受韓先生的請託任陽明神精研究所所長。起先董事長夫人一直想慰留，但周老師認爲不管其專任與否他的心對中山的那份情都不會變，並且他可以以國立的設備來支援私立學校的不足。就這樣周老師來到了陽明醫學院。當學校解剖科須要特別演講他就下來支援，並且三上的神解更是周老師親自帶領。現在周老師在陽明一星期至少上課10.小時每日7：30上班，下午4：30下班，可謂生活繁忙。



蔡滋浬院長（手拿西裝者）與當年醫學院及醫院及醫院各科主任合影。



台中傑人會頒贈扁額給周德程教授

永恒的感謝

懷著一分誠敬的心靈，我們訪問了這一位解剖界的泰斗。周老師言談的儒文溫雅以及那種任勞任怨的治學精神，讓我們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成功是必然的。雖然周老師一再強調他這一生得力於大多人的賞識和提拔（尤其是蔡院長以及兩位日本教授），然而若沒有周老師的充實學識及強烈的學習動機，則機會到來又有何用。周老師和蔡院長的學生及所提拔的後進都已散佈於台灣的醫界，爲著醫學進步而努力。雖然人們喜歡公平，但他們却期盼突然而來的機運，可是周老師給我們的啓示絕不是浮華的一面，而是我們該腳踏實地地做事，並且該抱著一份感恩的心，最後，我們齊聲謝謝周老師的教導。